

能仁寺

中華書局印行





A541 212 0020 85968

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，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，閱讀本書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，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；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能仁寺

話說清朝雍正初年。邳州河工州判姓安名學海。滿洲人。爲人正直無私。不解鑽謀奉承。因此不合上司河台之意。將其調署高堰外河通判。偏又高堰水漲。把河工塌去一百餘丈。河台卽借此端。誣其修工不堅。令其帶罪賠修。發交山陽縣看管。夫人安太太聞信。嚇得焦急萬狀。有一公子在京家中讀書。未隨任

所。此時安公只得寫信令人進京。命安公子變賣田宅賠修。公子接信後。萬分著急。一夜未睡。次日急急變產。湊了二千四五百金。帶了一名跟隨。姓華名忠。僱了兩箇騾夫。即日騎騾動身。前往救父。一日走到荏平土站。忽然華忠患病。起病來。不能前行。公子焦急萬分。華忠云。公子有要事。不能等我。此處荏平往南。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。該處有我一箇妹丈。姓褚名一官。跟他師父住在鄧家莊。公子替我寫

一信給他。公子明日就可帶了信起身到荏平那裏。有一座悅來店先住下。將信送去。令其先送公子到淮安。待我好了。隨後趕來。公子聽說道。只得如此。次日別了華忠。帶了兩箇驛夫。往南走到悅來店。便取出那封信。又拿了二吊錢。交驛夫二人道。你等往二十八棵紅柳樹。請褚一官快來。千萬不要誤事。這兩箇驛夫。一箇叫苟僂狗。一箇叫白臉兒狼。二人接了信。走到一土山。白臉兒狼說。我們歇歇罷。苟僂狗說。

還有二十里路。你就乏了。白臉兒狼道。你真把信替他送去。苟僂狗說。接了他錢。如何不送。白臉兒狼道。二。三。吊。錢。你。就。眼。飽。有。本。事。把。他。二。三。千。銀。子。搬。過。來。還。不。領。他。的。情。正。說。到。這。句。只。見。一。人。騎。著。一。頭。黑。驢。兒。從。路。南。慢。慢。的。走。了。過。去。驢。上。那。人。把。馬。韁。繩。往。懷。中。一。帶。就。轉。過。山。坡。兒。過。山。後。去。了。那。苟。僂。狗。接。著。問。白。臉。兒。狼。道。你。纔。說。告。訴。我。甚。麼。巧。法。白。臉。兒。狼。道。這。話。可。不。傳。第。三。人。也。不。是。我。壞。良。心。來。

攬攬你。因我們是一條綫上的人。苟傻狗道。依你如何。白臉兒狼說。依我回來到店。把他騙上了。不走二十八棵紅柳樹。往北奔黑風崗。等到崗上。把他向山澗一推。這銀子行李就是你我之物了。二人商定。不送信去。復回悅來店。

那安公子打發驛夫走後。在店吃飯。一時悶上心來。惦著華忠。不知好否。驛夫去了半天。不知褚一官能來否。自己又不敢離開此處。正在盼望。只聽得外面

得得的一陣牲口蹄兒響。便算定是驛夫回來了。忙忙出了房門。站在台階下等。只聽得牲口蹄兒。越走越近。一直騎進穿堂門來。看了看。纔知不是驛夫。只見一人騎著匹烏雲蓋雪的小驢兒。走到當院。那牲口站住。他就棄鐙離鞍下來。公子留神一看。原來是一箇絕色女子。只見他艷如桃李之中。卻又凜如冰霜。對了他。慌得人膽氣生寒。公子忙退進房。回頭一看。見他頭上罩一幅元青縐紗包頭。兩箇角搭在耳

邊。兩箇角蓋在腦後。身穿一件青粗布衫。袖子不捲。蓋著兩手。腳穿二藍尖頭綉花弓鞋。公子心想。我從來怕見面生的人。卻也見過許多少年閨秀。從不曾見這等一箇人。弄成如此打扮。是何原故。一面想著。轉身將門簾放下。朝著簾縫望外又看。那女子下了驢兒。把韁繩搭在鞍頭上。鞭子望鞍橋洞內一插。那店中跑堂的。從外進來。就往西配房一讓。此房正對自己住房。又聽跑堂的說。這牲口拉到槽上喂罷。那

女子說不用。你替我拴在牕根下。跑堂的回身拿了臉水茶壺。放在桌上。那女子道。把茶留下。別的一概不用。說罷進房去。先將門簾吊起。坐在椅上。一言不發。發。發。發。對這邊望。

安公子想道。這女子頗覺奇怪。獨自一人。沒有男伴。沒有行李。一定是看道路的。作強盜的。等我把門關上。誰知那門關上又開了。向簾縫裏一望。見那女子對著這邊冷笑。公子道。不好。他准是笑我呢。只是這

門又關不住。如何是好。一眼見東首放著一塊大石。不如把此石搬來。頂住門。連夜晚都可放心。隨即走到院子當中。對著穿堂門外。找跑堂的。可巧見他靠在廳台上歇腿。公子朝他招一招手。跑堂的道。你老要開水。公子說不是。煩你把此石拿到我房內去。跑堂的道。這東西有二三百斤。我拿不動。公子道。你叫打更的拿。我給錢。跑堂的叫兩箇更夫。一箇走來。把石踢了一腳。那石絲毫不動。一箇說。非拿鋤頭把根

掘起來不行。便去拿了鋤頭繩槓來了。

只見那箇女子歎歎的走到跟前問道。你們作甚。跑堂的道。這位客人要用此石。替他搬進去。請站開。小心碰著。那女子道。搬這塊石頭。何至鬧的馬仰人翻。一更夫道。這傢伙如何搬得動。那女子對石一看。有一尺多高。二寸多斤重。對更夫道。你們走開。他先挽袖子。把青粗布衫往旁一掀。兩隻手靠定石頭。只一撼。又往前一推。那石頭就拱起來了。看的衆人齊聲。

喝彩。那女子回頭向公子道。尊客此石放在何處。公子道。有勞放在房內。那女子一手提石進門。輕輕把石放下。把身上土拍了拍。回身靠桌坐下。說尊客請房裏坐。

安公子一見心裏道。怕他進來。他反坐下。欲不進去。一想銀子行李在內。只得進房。向女子致謝。那女子也還了個禮道。尊客請坐。請問上姓仙鄉何處。看你不是官員。又非買賣。究竟有何要緊之事。不帶一人。

就這等孤身上路。公子說。我姓安。乃保定府人。到河南去。打算謀館。有個家人在後病了。隨後就來。那女子冷笑說。你說是保定府人。你乃京都口音。你說往河南去。如今走的乃山東大路。你又說去謀館。世間那有帶二三千銀子去謀館之理。你說有一家人在後。此句倒是實話。一番話。把公子嚇得閉口無言。又聽女子道。我請教你。要這塊石頭何用。你分明誤認我的來意。負了我一片熱腸。只怕你前程自誤。

安公子聽了一想。我原爲保這銀子。欲救父難。如此看來。連我性命都要不保了。只急得痛哭起來。事到其間。不得不說實話。只得向那女子道。我姓安。名驥。由京而來。因父犯罪在監。自己變產救父。家人臥病。只剩自己一人。從頭至尾。對那女子哭訴一遍。那女子不聽。猶可。聽了只見他。面上現出一團殺氣。那眼淚在眼眶內亂轉。只不好哭出來。向安公子道。你原來是箇孝子。你如今窮途末路。舉目無親。你請的褚

一官。他萬不能來。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事。定保
你人財無恙。父子團圓。此刻我尚有些小事。必須親
走一躑。我早則三更。遲則五更。必定回來。你兩箇騾
夫回來。無論如何說法。你千萬不要聽他。等我來再
走。要緊要緊。說著叫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。說聲公
子保重。一陣電捲星飛。霎時不見踪影。
卻說那女子搬石頭時候。衆人便都詫異。及至合公
子攀談。傳到店主耳中。那店主是箇老經紀。見那女

子行踪古怪。公子又年輕。便走來問公子道。那女子是否認識。一路同來的。公子說。我連他名姓都不知。店主說。我看那女子有些邪氣。如有差失。都是店中干係。你不如早走爲是。公子說。叫我一人怎走。店主往外一指道。那不是驛夫回來了。那公子連忙問。見著褚一官沒有。驛夫道。好容易找著。他家內有事。不能來。請你親去。公子便忙收拾行李。帶了驛夫去了。這女子到底是何等之人。且慢說他姓名。從幼學得

武藝高強。因他心中有一腔恨事。激成箇脂粉英雄。抑強扶弱。好打不平。因過土山。聽驛夫商量傷天害理。他動了義憤。卽到店見公子。借那石頭搭話。曉得乃一孝子。想救他這場大難。故臨行叫等他來再走。卻說驛夫引公子往北而行。見那路崎嶇不平。沒有村莊人煙。公子有些怕起來了。便說如何走到這荒僻地方來。白臉兒狼說。此是小路。過了山崗。就見著二十八棵紅柳樹。行了一程。到了黑風崗山腳。白臉

兒狼對苟僂狗說。你照應行李。我先上崗去看看。正走間。路傍老樹枝將驢眼撞了一下。將騎上之人掀了下來。那驢子順山腳跑了。還有兩疋驢也跟了下來。白臉兒狼見驢跑了。他爬起來就趕。草帽也落了。一直趕到一座大廟。公子擡頭一看。山門上寫能仁古刹四箇大字。東邊牆上挂一木牌。上寫本廟安住行客。下坐一和尚賣茶。公子便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。還有多遠。和尚道。往南去纔是。今日不早。山上有

老虎吃人。前去沒有飯店。今晚在廟住下。明日再走不遲。說著把鐘敲了三下。由內走出二箇和尚。向公子道。廟內現成茶飯。明日隨心布施。公子尙未答應。那和尚不由分說。把馱行李騾子拉進門去。這和尚便引公子進去。和尚幫著卸行李。覺得沈重。對那一箇道。你告訴當家出來招呼客。

只見從東院出來一箇胖大和尚。上前打箇問訊道。施主辛苦。請東院內坐。說罷將公子引進坐下。和尚

在下相陪。叫小和尚倒茶來。一時茶罷。端上飯來。胖和尚向公子道。施主這裏是苦地方。沒好吃的。請飲杯素酒。公子端起來舉一舉。就放下了。胖和尚站起來。又斟一杯。公子說。勿斟。我是天生不能飲的。抵死不敢從命。一時匆忙。說時無意。一推讓。和尚一失手。將杯子掉在地下。潑了一地的酒。忽然冒上一團火來。胖和尚登時翻面說。我將酒敬人。並無惡意。你好不懂交情。把我酒潑了。說著。伸手拿繩子。把公子推

向柱上。網了。公子道。師父不要動怒。我喝酒就是。再
三哀求。那和尚總不理他。手拿一把尖刀。說道。我乃
赤面虎黑風大王。因今日有事。不曾出去。你既上門。
給你藥酒喝。你抵死不喝。我看你心有幾箇窟窿。說
著。把衣扯開。把刀對心窩刺來。忽見一道白光。從半
空中撲來。他一見就知有暗器。正要躲開。一箇鐵彈。
正打在左眼上。噯呀一聲。便倒。公子嚇得魂飛魄散。
等蘇醒過來。一看自己。網在柱上。和尚反倒在地。下

死了。他口內連稱怪事。話還未說完。只見半空一片紅光。一直飛到面前。定睛一看。原來是一箇女子。頭上罩一方大紅包頭。從腦後兜向前。在額上紮一箇蝴蝶扣。身上穿一件大紅小襖。腰繫一條大紅汗巾。下面穿一件大紅中衣。腳登一雙大紅羊皮平底靴。子。左肩挂著一張彈弓。背上斜背著一箇黃布包袱。滿面殺氣。回身一腳。把和尚尸首踢開。手拿尖刀奔向前來。

公子說。我今番性命休矣。那女子便用刀將繩割斷。向公子道。走。公子一看。原來是救我來了。卽望他流淚道。我一步也走不動。那女子便伸手去攙。一想。男女授受不親。忙將彈弓褪下。向公子道。你兩手攀住這弓。就起來了。公子說。我這大的人。這小小弓兒。如何擎得住。那女子說。你且試試看。公子果然用手攀住那弓。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。右手將弓梢一按。輕輕的把安公子鈎了起來。卽走進房去。安公子跟

他進去。便雙膝跪倒。問道：你乃何人。來救我大難。望你說明。待我父子團圓。報你大恩。那女子笑道：方纔同你在店談天。又不隔十年八年。你就認不得了。公子聽了。再留神一看道：原來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。我也嚇昏了。

只見他把彈弓挂在牆上。把包袱往炕上一擲。伸手在衣底拿出一把雁翎倭刀來。指定炕上包袱道：此包萬分要緊。交你看守。少刻院中必有一番大鬧。你

不許出聲。回頭一口將燈吹滅。掩上了門。他卻倚在門傍。望著外邊。此時遠遠來了兩箇和尚。走來說道。師父就吹燈睡了。一擡頭。見牆角躺著一人。走上前一看。乃是師父。詫異道。是誰弄死了。正說著。只見門傍躡出一人。把二人嚇了一跳。一看是箇女子。因上前問道。你是誰。女子道。是我。和尚道。我師父誰弄死了。女子道。他弄死人。我弄死他。和尚聽了這話。伸手就奔那女子去。只見女子喝道。賊東西看刀。霎時

兩箇和尚俱殺死。只見外面又來了五六箇和尚。那女子跳上前去。指東打西。指南打北。打了箇東倒西歪。一箇箇都打倒在東牆角。翻著白眼出氣。那女子冷笑道。這等沒用東西。也來送死。我且問你。你廟內照這等沒用的。還有多少。言還未了。只聽腦後道。不多。還有一箇。

那女子忙回轉身來。見一虎面行者。手拿禪杖。直照頂門打來。那女子眼明手快。拿刀架住。他兩箇來來

往往。咄咄。喝喝。鬪得十分好看。那女子鬪到難分難解之處。擡起右腳。向行者胸面前一踢。他立不穩。仰面朝天倒了。

那女子片刻之間。一共殺了十箇人。女子笑道。這纔殺得爽快。不知房內這位小爺。嚇得是死是活。說著走到房門前道。公子如今廟內和尚。都被我殺盡。你看好包袱。我向各處走一轉再來。先往廚房一看。灰棚下臥倒二人。乃是驛夫。心肝五臟都淘去了。行李

堆上。放著一封。信。上寫褚宅家信。隨即拿來放在懷內。他就到廚房向竈邊。尋一根秫稭。在燈內醮了些油。點著。回到禪堂。進房先點上燈。

那公子道。姑娘你回來了。這包袱交還你。那女子道。如今大事已完。我有萬言相告。只見他靠桌坐下。手按倭刀說道。這東西與我無干。卻是你的。安公子道。分明是姑娘交我看守的。怎說是我的。那女子道。方纔在店內。你說令尊官項。須要五千金。你只有二千

數百金。那一半又在那裏去弄。萬一上司逼得嚴。依然不得了事。那時豈不負了你這千辛萬苦。所以我從店中別後。便忙趕到家中。把今夜不能回去的原故。稟明母親。一面換了行裝。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。找一位老英雄。暫借三千銀子。了你這件大事。他聽我說借。就立刻盤出來。問我送到那裏。我說替我紮好。就拴在驢兒上帶去。他說如遠處用。這東西累贅。路上帶著不便。有現成金子帶著。豈不簡便。我聽

他說得有理。就拿了二百兩金子。大約也足三千銀子。你好好收了。

那公子承這姑娘的情。保了資財。救了性命。這番深心厚意。宛轉成全。此時不知如何謝他方好。只得向那女子道。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。自古大恩不謝。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。說著痛哭起來了。那女子道。公子你且住悲啼。不須介意。要知天下資財。原是天下公共的。卽如這三千金。全了你一片孝心。我已說過。

一月還他。又不白用他的。安公子聽了。連忙站起來。道。我安驥只爲自己沒眼力。沒見識。悞信人言。自投羅網。被那和尚綁在柱上。要取我的心肝。若不虧姑娘前來救我。再有十箇安驥。此時也活不成。我卻不知。知姑娘。因何來救我。更不知。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。此恩終身難報。還求你說箇明白。再求你留下名姓。待我替你寫箇長生祿位牌。香花供養。你的救命深恩。再容圖報。

那女子道。幸而我來救你。不然你有三條命也沒了。你那圖報的話到可不必提。若問我來歷。不妨告你。說著長歎一聲。眼圈一紅道。我姓何名玉鳳。我父曾任副將。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上司。他就參了一本。將我父革職下監。一氣身亡。那時仗我這把刀。這張弓。不是報不了仇。只因上有老母。下無兄弟。父親既死。仗我一人。奉養老母。萬一機事不密。我有箇不測。母親無人養贍。因此忍了這口惡氣。奉母避到此地。

靠著這把刀。這張弓。找些錢養母。我的話說完了。要請教你。我臨別再三囑你。千萬等我來再走。你倒底不候著我回店。如何會走到這廟裏來。安公子聽了這話。慚惶滿面。說道。我在店聽了姑娘的話。半信半疑。原想等褚一官來。再作道理。那店主走來說了許多混賬話。我益發怕起來。正說著。驛夫回來了。說褚一官不能來。請我今晚往他家去住。我一時慌亂。就匆匆而走。將上那座高嶺。那驛忽然一驚。就跑到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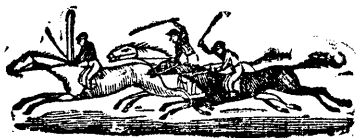
廟。不虧兩箇驢夫保護。不知跑到那裏纔止。正所謂飛蛾投火。自取焚身。我安驥真愧悔無地。

何玉鳳道。你也曉得後悔。你不但不會認清我這番好意。你連那驢子都辜負了。聽我告訴你。你說的那驚跑的驢子。正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感激的那兩箇驢夫。倒是你的勾魂使者。我今日偶然出來。不想走到山前。遇見兩箇人。在那裏說話道。咱們有本事。把他二三千銀子搬過來。如何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

送信。如何把他推落山澗。拐了銀子逃走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安公子聽了。纔如夢方醒。說道。姑娘。我竟要借你倭刀。把那兩賊人碎尸萬段。消我胸中之恨。何玉鳳道。這件事不勞費心。方纔那和尚。把他心肝都取了。你要不信。給你箇憑據看。說著懷裏取出那封信。遞給公子。公子一看。果然是交驛夫的那封信。連道。有天理。何玉鳳接著又道。不想我在店裏與你別後。把事情弄妥了。趕回店來。你倒走了。我問店家。推說

不知去向。及至問得他無話可支。纔說兩箇驛夫請你到褚家莊去了。我聽這事不好了。他既不會到褚家去。可要騙你上黑風崗去。我順這條路趕來。月光之下。見一頂草帽放在路傍。所以直尋到這廟裏來了。我的話就此說完了。安公子連稱感激不盡。此係何玉鳳在能仁寺內救安公子的一段故事。就此完了。至何玉鳳後來如何情形。及安公子後來如何救出父難。這都是些後話。恕不嘮叨了。

(終)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0 8596B

民國六年四月發行
民國廿一年九月六版



(小 說)

◎ 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
上海棋盤街

43707



標商冊註



Faint background text including '中華書局' and '註冊商標' repeated in a grid-like pattern.

1663904